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特朗普 2.0 时代非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李 湑

【内容提要】 在非洲经济呈现出缓慢回升的态势之时，特朗普重新执政后推行“美国优先”和“对等关税”等政策，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冲击。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碎片化以及国际秩序的动荡，给非洲经济发展造成了间接的负面影响。非洲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政局不稳定、储蓄与外汇存在“双缺口”、人口红利未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进一步扩大等内部结构性脆弱因素与外部风险相互交织，使得非洲经济体的发展转型困难重重。预计在未来几年，非洲经济增速将再度放缓。在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非洲经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呈现“低增长、高波动”的特征。

【关键词】 非洲经济 特朗普 2.0 对等关税 世界经济

【作者简介】 李湑，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世界经济”（编号：DF2023ZD34）的阶段性成果。

【DOI 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25.05.006.

2023—2024 年，非洲经济呈现出缓慢回升态势。一方面，非洲经济增速连续两年提升，经济增长动力逐步恢复；另一方面，相较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节奏和非洲自身拥有的条件，非洲经济回暖力度略显不足，尚未形成强劲增长态势。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年轻的人口结构，曾被非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认为是“希望的大陆”。但疫情之后，非洲经济的有限复苏主要是由于短期政策刺激与疫情后外部环境改善带来的阶段性反弹，制约非洲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破解，非洲经济的增长韧性面临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考验。

2025年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其单边主义行径与保护主义政策造成世界经济碎片化和全球秩序动荡，引发全世界对特朗普政策的担忧。学术界应运而生一系列成果，分析特朗普2.0时代的政策行为对世界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特朗普政策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影响，^①二是特朗普前后两任任期对外政策的比较研究，^②三是特朗普政策对不同区域国别的影响分析。^③已有文献研究普遍认为，特朗普2.0时代的政策会较前一任期带来更大的冲击，会造成全球贸易秩序紊乱、世界经济下行和地缘格局重塑，各国都将面临贸易成本上升、供应链调整和经济增长放缓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但是目前已有的文献很少涉及特朗普政策对非洲的冲击。

特朗普上台以来未将非洲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但是其“美国优先”理念指导出台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给非洲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非洲经济复苏和增长路径能否继续顺利推进，不仅影响着非洲约15亿人口的福祉，影响世界经济的前景和全球产业链调整的走向，也关乎中国产业链延伸、供应链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携手推进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等方面。本文在回顾非洲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特朗普上台后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展望特朗普2.0时代非洲经济未来可能的走向提供研究参考。

一、非洲经济形势回顾

近两年来非洲经济较以往缓慢复苏，2024年经济增速较2023年有所提升，通胀形势整体好转，国际贸易开始回暖，大多数国家将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货币稳定性相较以往有所提高。但是有部分国家经济增速下行，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同时，非洲经济面临的长期结构

-
- ① 朱民、巩冰、杨斯尧：《从里根经济学看特朗普2.0的全球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第17页；张宇燕、刘卫东、胡然：《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与全球秩序的未来——张宇燕教授专访》，《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2期，第1-19页；王震宇、叶成城：《特朗普政府的数字经济战略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6期，105-121页。
- ② 赵春明、丁勇：《特朗普1.0到2.0：美国贸易政策迭代的影响及中国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25年第4期，第34-45页；李亚男：《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特征、目标及影响》，《西亚非洲》2025年第3期，第3-31页。
- ③ 牛新春：《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从失败到更大的失败》，《世界知识》2025年第13期，第14-18页。

性问题仍有待解决。

第一，非洲大陆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升，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根据联合国《202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4年非洲经济整体实现增速提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为2.9%，高于2023年的2.6%，也略高于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8%。^①其中得益于经济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能够保持经济相对稳定，许多中小型经济体经济较上年有大幅度增长。分区域来看，东非仍然是非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

非洲主要大国与中小国家经济状况差异较为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非洲54个经济体中，有8个国家2023年和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亿美元以上，分别是埃及、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安哥拉和肯尼亚。本文将这8个国家称为非洲经济大国或非洲大型经济体。这8个大型经济体的GDP之和占非洲GDP总额的2/3。其余46个中小国家，2023年至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GDP不超过900亿美元，最低的国家GDP不足10亿美元，本文将这些国家称为非洲中小型经济体。2024年，8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整体下滑，但总体经济稳定性相对较好；46个中小型经济体虽整体经济稳定性不及大国平均水平，但有部分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具体而言，8个大型经济体中，2024年仅有安哥拉、南非和尼日利亚3个国家经济增速较上年有所提升，其他5个经济体2024年经济增速均比上年下降。8个大型经济体的平均通胀水平、经常账户状况也好于中小经济体平均表现。这体现了地区经济大国的经济韧性。46个中小型经济体中，尼日尔、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等17个国家通过一系列国内改革和对外政策调整实现了较大幅度的经济增长，2024年经济增速超5%。但大多数非洲中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不高，且依旧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逆差（见表1）。^②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 7. 报告中2024年的数据为估计数。联合国报告中世界和各地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有差异，原因在于联合国数据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各国GDP加权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各国GDP加权而成。

②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s Outlook Database）计算，<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sort=%40imfdate%20descending>，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表 1 2024 年非洲大型经济体和中小型经济体经济指标平均值

经济指标	GDP (亿美元)	GDP 增长率,%	CPI 增长率,%	经常账户 余额,%	储蓄投资 差额,%	政府 赤字,%	政府债务 余额,%
大型经济体 (8 个)	2218	3.3	16.9	-1.7	-1.6	-5	64.5
中小型经济体 (46 个)	226	2.9	28.1	-5.3	-4.3	-3	66.4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经济数据库（World Economics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

非洲大陆 5 个次区域经济增长表现也各不相同。经济增速较高的东非地区 2024 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但经济增速高于其他 4 个次区域；西非、中非、北非和南非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但均比 2023 年略有提升。具体而言，东非地区 GDP 增速由 2023 年的 6.0% 下降至 2024 年的 5.5%。由于财政赤字恶化、极端气候冲击等原因，许多东非经济体 2024 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年下降，但东非地区依然是整个非洲大陆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次区域。服务业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非国家受益于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复苏，2024 年乌干达（5.9%）和坦桑尼亚（5.7%）的 GDP 增长率比上年有小幅提升，吉布提（5.4%）、刚果民主共和国（5.4%）、卢旺达（8.0%）以及 8 个大型经济体中的埃塞俄比亚（6.0%）和肯尼亚（5.2%）尽管 GDP 增速不及上年，但依然得以保持相对较高的 GDP 增长水平。除东非地区以外的其他非洲区域 2024 年经济增长率均高于上年。中非地区 2024 年 GDP 增长率为 2.6%，比 2023 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中非地区经济持续低迷，原因是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加蓬的原油生产停滞不前，以及中非共和国经济复苏乏力。南部非洲的经济增速较低，2024 年经济增速为 1.8%，略高于 2023 年的 1.6%，这得益于 8 个大型经济体中的南非和安哥拉经济复苏。南非经济增长率由 2023 年的 0.7% 缓慢上升至 2024 年的 1.0%，原因是往年制约南非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即电力供应在 2024 年趋于稳定。安哥拉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产业的过度依赖，经济增长率从 2023 年的 0.9% 大幅提高至 2024 年的 2.9%，包括钻石和其他矿物开采、渔业、运输和贸易在内的非石油产业为其经济发展带来较大贡献。但是大部分南部非洲中小国家由于经济基础和国家治理能力薄弱，加上遭受疫情、极端天气、地区冲突等多种因素的冲击，经济增速下滑，贫困问题加剧。西部非洲地区 2024 年经济增长率为

3.6%，较上年度的3.4%有小幅提升，原因在于西非大型经济体尼日利亚经济复苏，中小经济体尼日尔经济表现亮眼。尼日利亚2024年经济增长率为3%，较上年2.9%有大幅度提升，国内经济趋于稳定。尼日尔由于国内石油产量增加，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解除对其制裁，GDP增长率由2023年的2.5%大幅跃升至2024年的8.5%。北部非洲经济增长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发生冲突和动荡的利比亚和苏丹拉低了北非国家平均水平。如果排除这两个国家，其余北非国家经济增长趋势较为平稳，政局稳定的5个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2023年和2024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1%和3.3%。受武装冲突影响，利比亚经济增长率从2023年的10.3%大幅跌至2024年的-4.6%。而苏丹同样由于武装冲突导致农业减产、工厂停工以及贸易中断，2023年经济增长率为-19%，2024年经济增长率为-5.7%。8个大型经济体中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2024年经济增速均下滑，分别从2023年的3.8%、4.1%和3.4%下降至2024年的2.4%、3.8%和2.7%（见表2）。^①

表2 2017—2024年世界主要地区和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单位:%

类型与地区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发达经济体	2.5	2.3	1.9	-4.0	5.8	2.9	1.7	1.7
转型经济体	2.6	4.1	3.7	-2.9	7.7	3.4	3.2	3.4
发展中经济体	4.8	4.6	3.6	-1.3	7.0	4.0	4.2	4.1
东亚和南亚	6.4	6.1	5.1	0.6	7.2	3.8	5.1	5.0
西亚	2.6	2.7	1.4	-2.7	7.0	6.1	2.0	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9	0.6	-0.7	-7.3	7.0	4.0	2.0	1.9
非洲	3.6	3.3	2.7	-3.2	5.1	3.3	2.6	2.9
北部非洲	5.7	4.1	2.4	-5.3	6.2	2.4	1.0	1.9
东部非洲	5.9	6.0	6.4	1.9	6.1	5.5	6.0	5.5
中部非洲	0.0	1.1	2.1	-1.8	1.6	2.9	2.3	2.6
西部非洲	2.5	3.0	3.3	-1.0	4.2	3.8	3.4	3.6
南部非洲	1.4	1.4	0.2	-6.0	4.4	2.8	1.6	1.8

数据来源：联合国《202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p. 151-155.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第二，非洲大陆平均通胀略有下降，但有个别国家通胀水平逆势上升。2024 年全球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从 2023 年的 5.6% 降至 2024 年的 4.0%。在全球通胀形势好转的背景下，非洲地区 2024 年整体通胀水平也较上年有所好转。非洲消费物价增长率从 2023 年的 16.6% 轻微下降到 2024 年的 16.1%。具体到非洲各个地区，西部和南部非洲通胀率有所上升，北非、东非和中部非洲通胀率下降。西非和南非地区通胀率分别从 2023 年的 22.4% 和 8.9% 提高至 2024 年的 24.2% 和 11.7%。北非、东非和中非地区通胀率分别从 2023 年的 19.8%、14.2% 和 5.0% 降至 15.5%、11.2% 和 4.6%（见表 3）。^①

部分非洲国家通胀率好转的背后，既得益于外部通胀形势好转的影响，也有国家或者地区政策调整的原因。在国际宏观层面，由于全球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的回落缓解了成本压力，粮食价格的下调使得粮食进口国降低了食品通胀，因此摩洛哥和突尼斯两国 2024 年通胀率分别较上年的 6.1% 和 9.4% 降至 1.2% 和 7.2%。政策调整层面，埃及政府大力发展进口替代战略，鼓励本土产品生产和销售，减少进口依赖，使得 2024 年通胀率从 33% 降至 25%；肯尼亚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推动通胀率从 2023 年的 7.7% 降至 2024 年 4.6%。此外，由于东非连续干旱的结束，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增加以及区域贸易便利化缓解了食品价格压力，大部分东非国家 2024 年通胀率有所好转，埃塞俄比亚通胀率从 2023 年的 30.2% 下降至 2024 年的 24.1%，布隆迪通胀率从 2023 年的 26.8% 下降至 2024 年的 17.4%，卢旺达通胀率从 2023 年的 19.8% 下降至 2024 年的 7%。^②

表 3 2017—2024 年世界主要地区和非洲消费物价变化

单位：%

类型与地区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发达经济体	1.8	2.0	1.5	0.8	3.2	7.5	4.8	2.6
转型经济体	5.3	4.4	5.0	4.1	7.4	14.0	7.3	7.7
发展中经济体	3.7	4.0	4.5	4.5	5.1	8.6	7.0	6.0
东亚和南亚	2.1	2.9	4.3	3.4	2.9	4.6	3.4	2.5
西亚	4.7	7.0	4.0	6.9	10.7	27.8	22.2	2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0	3.7	3.4	3.1	7.6	9.2	6.3	4.8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p. 160–164.

② Ibid.

类型与地区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非洲	13.5	9.2	9.1	12.2	10.1	13.7	16.6	16.1
北部非洲	17.4	9.5	5.1	3.5	4.9	10.6	19.8	15.5
东部非洲	13.9	10.8	8.2	9.6	10.6	13.9	14.2	11.2
中部非洲	0.7	2.2	1.7	2.9	1.2	5.2	5.0	4.6
西部非洲	13.7	10.1	9.2	11.3	14.2	17.9	22.4	24.2
南部非洲	10.4	8.0	45.6	26.9	13.2	14.2	8.9	11.7

数据来源：联合国《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然而，2024 年非洲仍然有 15 个国家通胀率超过 10%，分别是北非的埃及和苏丹，东非的布隆迪、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非的加纳、尼日利亚、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南部非洲的安哥拉、马拉维、津巴布韦、赞比亚以及中部非洲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通胀最严重的国家苏丹 2024 年通胀率达 236.4%，近 5 年通胀率平均值为 195.9%。其次是津巴布韦，2024 年通胀率达 45.2%。通胀率超过 20% 的国家有 7 个，分别是埃及 28.8%、埃塞俄比亚 24.1%、加纳 23.8%、尼日利亚 29%、塞拉利昂 20.8%、安哥拉 27%、马拉维 33.6%。这些通胀率超过 10% 的高通胀国家中，北非的苏丹，东非的南苏丹，西非的尼日利亚，南非的安哥拉、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7 个国家 2024 年通胀率较上年均有所上升。^①

非洲整体通胀水平较高，甚至部分国家通胀逆势持续上升的原因很复杂。外部原因主要是地缘冲突引发的供应链中断，美元指数反弹加剧了非洲国家货币贬值压力，进一步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高通胀国家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加剧了通胀压力，包括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治理能力薄弱等问题。例如，尼日利亚、安哥拉等产油国受欧佩克+（OPEC+）限产影响导致外汇收入减少，削弱了进口能力；苏丹、南苏丹等冲突国家则因战争破坏农业生产和贸易供应链，导致粮食价格暴涨。虽然这些非洲国家也采取了加息、取消补贴、寻求国际援助等措施抑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p. 160–164. 苏丹由于战争等原因通胀数据较高，已无法反映该地区的平均值，所以苏丹的通胀数据未算入北非整体统计。详见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p. 25.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制通胀，如尼日利亚 2024 全年多次上调基准政策利率至 27.5%，^① 埃及在 IMF 协议下实施财政紧缩，但这些措施往往因配套改革不足或外部冲击过大而效果有限。特别是非洲国家债务高企严重制约了政策空间，容易导致其货币大幅度贬值。此外，气候灾害频发使部分国家通胀情况雪上加霜，南部非洲洪水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进一步推高了食品价格。当前非洲通胀呈现出“输入型通胀与内生性问题交织”的特征，在货币贬值、债务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叠加影响下，高通胀国家的通胀前景仍不容乐观，尤其是冲突地区和货币危机国家的物价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在全球贸易复苏背景下，非洲国际贸易开始回升，但是贸易价值的增长速度快于贸易量的增长速度。2024 年全球贸易呈现显著复苏态势，国际贸易总量增长 3.4%，扭转了 2023 年增长率仅 0.9% 的低迷表现。2024 年世界出口总额较 2023 年增长 6.4%，比 2023 年 -1.2% 的增长率有明显提升。2024 年世界进口总额较上年增长 6.6%，比 2023 年 6.8% 的增速略有下降。世界进出口总量的增速也大幅提升，世界出口总量 2024 年的增长率为 3.6%，明显高于 2023 年的 0.9%；世界进口总量 2024 年增长率为 3.2%，比 2023 年的 0.8% 有大幅提升。^②

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的出口美元价值从 2023 年的 -8.1% 大幅增长至 2024 年的 2.9%，进口美元价值从 2023 年的 5.1% 上升至 2024 年的 7.9%。2024 年非洲地区的出口量增长率为 3.2%，增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6% 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 6.5%；非洲 2024 年进口量增速为 1.0%，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2% 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 5.2%（见表 4）。相对于世界而言，非洲地区 2024 年国际贸易的复苏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非洲贸易复苏的力度低于全球贸易复苏水平，这一点在出口美元价值和进出口总量方面均有所体现。二是价格波动使得非洲地区的贸易条件恶化，主要表现在世界贸易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非洲出口价格下降，而进口价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世界贸易平均价格增长率。

① 《尼日利亚突然加息》，中国基金报，<https://www.chnfund.com/article/ARac919d7d-d4e7-fe32-498c-3a167b6badcd>，访问时间：2025 年 9 月 1 日。

②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p. 169-170.

表 4 世界和非洲贸易进出口额和进出口量的变化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出口美元价值					
世界	-9.4	25.3	12.4	-1.2	6.4
发展中经济体	-8.2	28.6	14.8	-3.5	8.4
非洲	-21.7	32.9	21.8	-8.1	2.9
进口美元价值					
世界	-34.2	4.1	9.4	6.8	6.6
发展中经济体	-37.3	0.7	8.4	8.6	6.6
非洲	-15.2	16.4	18.4	5.1	7.9
出口量					
世界	-7.4	10.9	5.6	0.9	3.6
发展中经济体	-4.8	13.7	4.5	0.5	6.5
非洲	-15.3	6.1	15.5	3.4	3.2
进口量					
世界	-8.0	10.9	6.6	0.8	3.2
发展中经济体	-7.0	12.1	4.9	2.3	5.2
非洲	-13.2	9.1	14.1	2.3	1.0

数据来源：联合国《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非洲地区国际贸易回升，但是贸易量增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显著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环境方面，全球贸易的整体复苏带动了非洲贸易的回升。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回暖、供应链瓶颈缓解、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以及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带动了出口需求，尤其是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对矿产和农产品的进口增加。同时国际航运成本下降缓解了运输压力，这些因素使得世界进出口量得到较大提升。然而，非洲国家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了非洲贸易增长空间。非洲经济结构单一，出口过度依赖石油、矿产等初级产品，2024 年欧佩克+的减产政策直接影响尼日利亚、安哥拉等产油国的出口收入；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物流效率低下；虽然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Af-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CFTA) 关税减免范围扩大, 但跨境支付、标准认证等非关税壁垒仍在阻碍区域内贸易发展。尽管部分国家贸易向好发展, 如科特迪瓦扩大农产品出口, 肯尼亚依托港口升级发展转口贸易, 但受制于制造业基础薄弱、汇率波动等问题, 非洲整体贸易复苏力度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红海危机等地缘风险导致航运改道, 使得东非国家进口成本上升, 进一步压缩了贸易利润空间。未来非洲贸易要实现持续增长, 需突破基础设施瓶颈, 推动出口多元化, 并加快区域一体化的实质落地。

第四, 多数非洲国家货币总体稳定, 个别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与上年同期相比, 2024 年四季度非洲多数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小幅变化, 少部分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根据 IMF 的数据, 与 2023 年四季度数据相比, 2024 年四季度非洲有 4 个国家货币贬值幅度较大, 分别是埃及磅相对美元贬值 37.6%、尼日利亚奈拉贬值 48%, 赞比亚克瓦查贬值 15%, 安哥拉宽扎贬值 9%。还有许多国家如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 以及喀麦隆、加蓬等中部非洲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存在低于 1% 的轻度贬值。这些贬值幅度较轻的国家, 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使用西非法郎或者中非法郎, 货币与欧元挂钩, 汇率波动较低。此外, 乍得、刚果(布)、利比亚和莫桑比克等农产品或石油出口国通过出口创汇稳定了汇率。对美元采取联系汇率制度的吉布提和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厄立特里亚两国货币的汇率无变化。此外, 得益于全球旅游业复苏和石油出口创收等原因,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外汇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的北非国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2024 年四季度货币较 2023 年同期分别小幅升值 0.8%、1.3% 和 2.3%。南非兰特 2024 年四季度较去年同期升值 4.8%, 这主要是因为 2024 年 9 月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降息, 加之南非国内经济复苏和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共同带动南非兰特升值。此外, 由于肯尼亚在 2024 年提前偿还外债以及吸收多个国际机构的外汇贷款, 其货币肯尼亚先令 2024 年迅速升值, 到四季度对美元升值 17%。^①

自疫情以来非洲国家的货币稳定性面临较大压力, 2023 年贬值尤为明显。虽然 2024 年非洲国家经过一系列调整后货币稳定性有所好转, 但仍有一些国家因为外部冲击和内部结构性原因面临贬值风险。外部因素方面, 美元走势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直接影响非洲国家的货币稳定性; 内部因素方面, 政局动

^① 数据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World Economics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sort=%40imfdate%20descending>, 访问时间: 2025 年 9 月 1 日。

荡、出口结构单一、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债务负担较重等原因使得广大非洲经济体依然面临较高的汇率波动风险。汇率贬值严重的几个国家除了受美元走势、全球经济波动和国际投资的影响之外，还存在各自的内部问题。尼日利亚长期实行多重汇率制度导致官方与黑市汇率差距极大。埃及长期的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不足迫使埃及镑一度暴跌。赞比亚和安哥拉分别面临债务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①

第五，非洲国家财政赤字保持高位，经常账户状况持续恶化。2024年非洲平均财政赤字率占GDP的5.5%，与2023年基本持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4年非洲国家财政赤字率超过5%的国家有13个，数量比2023年的16个有所下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的国家有18个，其余国家财政赤字率低于3%。^② 根据联合国《202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非洲地区加权平均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23年的68.9%略微下降至2024年的67.5%。^③

非洲国家的经常账户状况显著恶化，整体经常账户逆差明显扩大，净燃料出口国顺差减少，净燃料进口国逆差扩大。2024年，发展中国家整体经常账户顺差为5020亿美元，较2023年的5401亿美元减少7.1%，但仍保持盈余。2024年，受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中的净燃料出口国经常账户顺差从2023年的2096亿美元大幅收缩至1170亿美元；净燃料进口国经常账户逆差则略有扩大，从2023年的3305亿美元增至3849亿美元。在此背景下，非洲整体经常账户逆差从2023年的538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的870亿美元，扩大幅度达到61.7%。其中，非洲净燃料出口国的顺差在2022年达到276亿美元后，2023年减少至117亿美元，2024年大幅降至逆差39亿美元，反映了非洲能源出口国的能源收入下降；非洲净燃料进口国的逆差则从655亿美元扩大至831亿美元，扩大了26.9%（见表5）。^④

① Jeune Afrique, “Egyptian pound, naira, rand, cedi… African currencies in the eye of a storm”,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343886/egyptian-pound-naira-rand-cedi-african-currencies-in-the-eye-of-a-storm/>, 访问时间: 2025年9月1日。

② 政府财政数据来自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World Economics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sort=%40imfdate%20descending>, 访问时间: 2025年9月1日。

③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 114.

④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 171.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表 5 2020—2024 年发展中国家和非洲经常账户余额表 单位：亿美元

类型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发展中国家	3961	6646	7653	5401	5020
净燃料出口国	-997	1540	4400	2096	1170
净燃料进口国	4958	5105	3245	3305	3849
非洲	-842	-503	-545	-538	-870
净燃料出口国	-415	-53	276	117	-39
净燃料进口国	-428	-450	-821	-655	-831

数据来源：联合国《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2024 年非洲财政账户与经常账户呈现“双赤字+高债务”特征，这种财政与外部失衡是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脆弱、政策手段有限以及外部环境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财政状况看，疫情期间，非洲国家的财政扩张策略推高了本就居高不下下的财政赤字。常年累积的债务又使得非洲国家利息支出占政府收入的比重持续攀升。埃及 2024 年利息支付额甚至超过政府收入的 70%，安哥拉、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马拉维等国利息支出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也超过 25%。^① 债务压力挤压了非洲国家的财政空间，限制了非洲国家的发展。经常账户方面，非洲国家高度依赖燃料和矿产出口的经济结构使其经常账户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极度敏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容易导致非洲经济体经常账户剧烈波动。2022 年国际粮油价格走高，推动非洲燃料出口国盈余 276 亿美元。^② 此后一段时间由于全球货币政策收紧、美元走强叠加俄乌战争、红海航运危机等地缘冲突，加剧了非洲各国的偿债压力和进口成本。尽管 2023 年至 2024 年全球能源价格仍高于疫情前水平，但大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需求疲软，欧佩克+减产限制了能源出口国的出口收入。而肯尼亚、南非等燃料进口国却因能源和粮食价格高企导致进口成本上涨。再加上非洲制造业薄弱导致其工业品高度依赖进口，非洲国家的贸易收入进一步恶化，其经济、财政和债务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p. 114–115.

②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New York, January 9, 2025, p. 171.

二、特朗普执政对非洲经济的多重挑战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大国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加工环节有望向非洲迁移。非洲本应凭借劳动力优势和资源禀赋迎来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然而，特朗普的再度执政使世界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特朗普的对非政策充满了短期套利思维和功利主义思想，无论是施加关税等贸易保护手段，还是“矿产换安全”“援助转向贸易”等选择性交易策略都将对非洲的出口、就业和社会民生带来显著冲击；另一方面，“美国优先”政策加剧国际秩序动荡和全球供应链碎片化，不仅导致非洲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进程受阻，也使得对外部市场和投资依赖程度较高的非洲经济备受冲击。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直接重创非洲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行政令的签署已经造成世界经济混乱，并重创非洲国家的进出口行业。2025年7月31日，特朗普再度签署总统行政令更新了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对等关税”税率，并于8月7日正式实施“对等关税”。根据8月7日版本的新关税措施，非洲8个大型经济体中，南非和阿尔及利亚被征收30%的关税，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被征收15%的关税，其余4个大型经济体被征收10%的关税。16个中小型经济体被征收15%以上的关税，其余28个国家适用10%的基本关税。^①

“对等关税”付诸实践同时意味着《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规定的免税市场准入实质性失效，非洲国家对美出口商品被征收10%~30%不等的关税。AGOA法案自2000年颁布以来，为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6800多种非洲产品免税政策。2024年32个AGOA受益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为291亿美元，其中利用AGOA法案向美国出口的商品额为84亿美元，约占这些国家对美出口总额的30%。^② AGOA法案已于2025年9月30日到期，特朗普政府或将放任法案到期失效，或将修改协议内容，使其聚焦美国所需要的关键矿产。免税优惠被新的关税政策取代后，非洲对美出口产业将受到重创。非洲对美出口的商品将因关税失去价格竞争力，对美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下滑，出口利润被挤压，如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市场，只能减产甚至破产。事实上，美国4月份

① 8月实施的新关税详见白宫网站，<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further-modifying-the-reciprocal-tariff-rates/>，访问时间：2025年9月7日。

② 数据来源：《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数据库，<https://agoa.info/data.html>，访问时间：2025年9月6日。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公布的“对等关税 1.0”行政令已经重创非洲出口制造业，莱索托纺织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增加；^① 在南非经营的跨国公司开始撤资；^② 尼日利亚农业和制造业因关税冲击而出口下降。^③ 2025 年 8 月新的关税政策实施后，非洲的出口制造业会受到更大冲击，出口创汇能力将被进一步削弱。

表 6 美国对非洲经济体的对等关税税率及主要冲击领域

国家	税率	主要冲击领域
非洲 8 个大型经济体		
南非	30%	汽车零部件
阿尔及利亚	30%	天然气、化工产品
尼日利亚	15%	原油、可可
安哥拉	15%	石油（主要财政来源）
埃及	10%	成衣及配饰、化肥、铁、蔬果
埃塞俄比亚	10%	咖啡、油籽、皮革等
摩洛哥	10%	汽车零部件、磷酸盐
肯尼亚	10%	服装、咖啡
被施加 10% 以上关税的中小型经济体		
利比亚	30%	原油、天然气
突尼斯	25%	橄榄油、电子组装
莱索托	15%	纺织品、钻石
马达加斯加	15%	香草（产量和出口量占全球 2/3）
毛里求斯	15%	服装、加工食品
博茨瓦纳	15%	钻石

① Kate Bartlett, “‘We are on our knees’: U. S. tariffs devastate Lesotho’s garment workers”, <https://www.npr.org/2025/07/20/nx-s1-5468516/lesotho-tariffs-africa>, 访问时间: 2025 年 9 月 6 日。

② Luke Fraser, “International giant officially exits South African company”, <https://businesstech.co.za/news/business/836806/international-giant-officially-exits-south-african-company/>, 访问时间: 2025 年 9 月 6 日。

③ Okiki Adeduyite, “EXPLAINER: Understanding Trump’s tariff policy — and what it means for Nigeria”, <https://punchng.com/explainer-understanding-trumps-tariff-policy-and-what-it-means-for-nigeria/>, 访问时间: 2025 年 9 月 6 日。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5/5)

国家	税率	主要冲击领域
纳米比亚	15%	铀矿、牛肉
科特迪瓦	15%	可可
津巴布韦	15%	烟草、黄金
马拉维	15%	茶叶、糖
赞比亚	15%	铜制品及衍生品、烟草
莫桑比克	15%	天然气、煤炭
乍得	15%	原油、棉花
赤道几内亚	15%	石油、木材
刚果民主共和国	15%	铜、钴（豁免），其他矿产
喀麦隆	15%	原油、棕榈油
加纳	15%	纺织品、可可、木材
乌干达	15%	咖啡、可可、烟草
其余 28 个经济体	10%	农产品、矿产资源等

数据来源：白宫网站 <https://www.whitehouse.gov/>。

第二，特朗普的矿产交易策略阻碍非洲产业升级，破坏非洲经济稳定。2025年4月25日，刚果（金）和卢旺达外交部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原则宣言，承诺推动刚果（金）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为美国在该地区的铜、钴等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创造条件。2025年7月9日，特朗普在白宫会晤西非沿海五国（加蓬、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领导人，表示可为加蓬钾肥矿提供资金以换取美国在加蓬的资源优先开采权。此外，特朗普已出台的关税措施，对美国国内无法获取的能源、未精炼的关键矿物以及铜等金属原材料等战略资源实施豁免，但对于经过加工冶炼和精炼的半成品、制成品（如铜线、精矿、含铜成品）征收“232”行业关税。^①由此可见，美国以关税为施

① 对于未精炼的矿产原材料的豁免清单详见白宫官网：[extension://ngbkcgblmlglldjfcnhaijceaccgfi/https://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4/Annex-II.pdf](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4/Annex-II.pdf)；关于钢铝半成品、制成品及衍生品的从价税详见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6/adjusting-imports-of-aluminum-and-steel-into-the-united-states/>；对于铜的半成品、制成品和衍生品征收 232 行业关税信息详见：<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adjusting-imports-of-copper-into-the-united-states/>，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压手段，以安全援助和投资为诱饵，通过“胡萝卜加大棒”迫使有资源禀赋的非洲国家主动与美国进行“资源交易”。特朗普的选择性交易不仅剥夺了非洲国家对本国矿山的合理定价权，而且阻碍了非洲对矿产进行加工精炼推动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长此以往，非洲资源型国家将继续陷入“资源诅咒陷阱”，被锁定在初级产品出口的低附加值环节，只能赚取微薄的出口利润，难以积累资金用于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且对外贸易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整体经济更为脆弱。

第三，特朗普削减美国对外援助破坏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2025年7月1日宣布将不再提供对外援助。2025年7月9日，特朗普在会晤西非五国领导人时提出，美非关系从“援助模式”转向“贸易合作”。2025年8月29日，白宫宣布取消50亿美元的美国对外援助资金和给国际组织的资金，称这笔资金违反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①美国以往的对外援助大多用于粮食安全、疾病救济、灾难救助、维和安全等非洲自身难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公共物品支出。援助的削减将直接致使非洲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公共物品供给中断，进而对经济运行的社会基础造成冲击。特朗普削减援助之举，不仅进一步削弱了非洲国家的抗风险能力，更让本就财政紧张的非洲国家政府处境愈发艰难。

第四，非洲地区不仅面临美国对外政策的直接冲击，更将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受到极大的间接影响。随着特朗普扭曲贸易措施的不断变化，全球贸易和投资都将受到严重干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国际金融环境收紧，对外援助和投资将萎缩，世界经济将变得更为脆弱，全球贸易格局会进一步碎片化。另外，由于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各国采取的本土化生产和近岸外包策略可能导致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家精神受到损害，长此以往将会影响许多本来有良好经济前景的国家的发展潜力。2025年8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一期贸易预测报告，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0.9%，远远低于早前基于低关税水平预测的2.7%。而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4月“对等关税1.0”出台前预测的2.5%下调至1.8%。说明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和行为不确定性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开始显现。^②虽然国际供应

① 《白宫宣布取消50亿美元对外援助》，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white-house-announces-cancellation-of-5-billion-in-foreign-aid-20250829/8061647.html>，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② “Frontloading, measured responses cushion tariff impact in 2025 but risk high for 2026”，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5_e/fore_08aug25_e.htm，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链和国际市场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新的经济活动和投资就业机会的转移需要较长的时间完成。因此，随着特朗普颁布的各种保护主义条款付诸实施，在 2025 年甚至更长时间，非洲经济将面临比世界经济更大的冲击，本就经济增速放缓的非洲 8 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会更加悲观，非洲中小国家的经济也会因全球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和大国对外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变得更为脆弱。

三、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

在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特朗普政策带来的外部冲击时，非洲国家之所以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根本原因在于非洲自身内部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根本解决。非洲政局动荡与社会治理滞后制约生产要素的整合，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向技术创新的转变，使非洲传统人口红利优势难以兑现。尽管疫情后非洲经济有所复苏，但经济发展未脱离依赖大宗商品周期的传统路径。所以非洲经济容易受外债高企、外汇短缺等金融脆弱性问题的影响。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转型滞后的双重制约下，非洲经济未来仍将面临增长困境。

第一，非洲政治环境不稳定导致其发展潜力难以转化为发展绩效。政治不稳定长期以来一直是阻碍非洲吸引外国投资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洲国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以前就基本实现民族独立，但由于美欧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以及非洲国家政府治理能力薄弱，许多非洲国家自身未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势，未能确保经济政策连续性，从而实现工业化并形成良好的经济基础。政局稳定是最大的营商环境。非洲国家轻则党派斗争、贪污腐败，重则社会暴乱和政权更迭，这样的政治环境使非洲难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与稳定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饱受战乱和流血冲突之苦的非洲国家人心思稳，过去逢选必乱的局面有所改观。但要实现非洲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回顾近两年的非洲形势，苏丹武装冲突仍未结束，刚果（金）的动乱和矿产之争搅动东非地区动荡，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形势持续恶化。埃及、坦桑尼亚、尼日尔、喀麦隆、加蓬、马拉维、多哥和科特迪瓦 8 个国家 2025 年的大选难免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在动荡加剧的国际环境中，非洲国家由于自身政治稳定性不足造成营商环境欠佳，使其难以充分将发展潜力转化成发展绩效。

第二，非洲国家未能有效解决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问题，导致资本积累面临较大约束。除了外部冲击和内部政局动荡，资金短缺始终是制约非洲国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家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双缺口理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国内储蓄短缺使得非洲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投资，需要引进国外设备时又因为外汇缺口而没有能力购买。为了积累外汇，许多非洲国家实行外汇管制。但是外汇管制措施抑制了外国投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资本短缺，造成恶性循环。破解双缺口是非洲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尤其是需要那些能为其创造外汇的产业来助其改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然而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非洲国家引进投资难度上升，且大部分非洲国家产能单一，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盈利能力和创汇能力有限。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非洲国家仍会面临巨大的储蓄缺口和外汇不足。

第三，非洲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经济发展进度。非洲不仅是人口数量大洲，也是人口增长大洲，但是非洲的人口优势并未能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也未能形成有强大购买力的非洲市场。非洲大陆在2023年人口总数超过14亿，^① 预计到2054年，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将增长79%，届时非洲大陆的人口总数将增至25亿—30亿。^② 非洲还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非洲的教育体系薄弱、技能培训不足，尤其是经济水平较低的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没有经过足够的教育培训，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大量的劳动力难以适应技术岗位，导致本应驱动经济增长的人口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力提升。而少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相对良好的非洲国家则人才流失严重，许多非洲精英选择移民较为发达的国家，而非建设祖国。此外，大部分非洲国家贫富差距极大，即便有些国家依靠矿产、石油等资源实现了财富增长，但是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统治精英和利益集团手中，民众的劳动所得极其有限，这不仅造成了非洲人民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不足，更是使得非洲人民长期陷于贫困。因收入过低，非洲人民储蓄意愿和储蓄能力低，当期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当期消费以解决生存问题，难以进行财富积累和商业投资。

① 撒哈拉以南国家2023年人口约12.6亿，撒哈拉以北5个国家人口总数2.1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② 数据来源：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网址：extension://ng-bkcgblmlglldjfenhaijeecaccgfi/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file/20622/download，访问时间：2025年9月1日。

第四，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导致非洲与其他国家的技术鸿沟拉大。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已从要素驱动转向依赖技术创新。技术进步虽然可以推动产业发展，但也会冲击就业市场，使得非洲所拥有的本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未来在提供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贡献不再显著。一方面，技术进步虽能优化生产效率，但对非洲而言，自动化、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可能直接冲击其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削弱人口红利的潜在价值。另一方面，许多非洲国家缺乏自主发展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能力，其技术应用高度依赖发达国家或跨国企业的外部输入。这种技术依赖使得非洲地区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并非自主可控，而是被外部力量主导，本地政府和企业往往难以获取完整数据或核心技术，本土初创企业难以和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竞争，本就教育水平不足的非洲年轻人更难以企及科技行业的门槛。这种科技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在非洲本地造成更大的社会分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使得非洲与其他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技术鸿沟扩大，非洲的资源 and 人口成为全球技术发展的“数据原料”，但其自身却无法公平地分享技术发展的红利。

四、特朗普 2.0 时代的非洲经济展望

特朗普 2.0 时代非洲经济体将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和更艰难的增长前景。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处于深度重组阶段，理论上讲，随着世界主要国家人工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需求加大，传统制造业和国际投资应该逐渐向非洲地区转移，以利用其丰富的劳动力和潜在市场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扰乱世界经济，抑制跨国企业的投资意愿。“对等关税”行政令的实施直接削弱非洲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并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加剧非洲经济脆弱性。特朗普政府争夺非洲矿产资源、削减国际援助等交易主义行为进一步阻碍非洲产业成长和升级。全球贸易向保护主义转向将迫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非洲虽然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有望提升，但是因其基础设施落后、营商环境欠佳、经济抗风险能力薄弱，未来非洲吸收投资和应对经济挑战的能力有限。

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策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混乱加剧，经济基础脆弱的非洲国家，尤其是中小型经济体将遭受巨大冲击。随着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流入减少，非洲国家如果不能做出有效的政策调整和应对，将难以保持现有

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

的经济增长势头。更为严峻的是，非洲国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会进一步放大外部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政治不稳定、治理能力薄弱导致政策连续性差，会削弱投资者信心；“双缺口”问题长期存在，使得资本积累和技术引进举步维艰；尽管非洲拥有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但教育投入不足和就业机会匮乏导致“人口红利”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优势；同时非洲经济体的低收入水平也限制了市场的扩张潜力。此外，全球技术加速迭代拉大了非洲与发达国家乃至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差距，使其在技术竞争中进一步被边缘化。非洲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如政治稳定性、货币财政政策、人口及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都需要系统性地改革和持续稳定地投入，而这一过程注定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因此，2025年甚至未来一段时间，非洲经济总体上将呈现疲软态势。尽管一些非洲经济体在疫情后逐步复苏并尝试进行结构性调整，但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结构性脆弱的叠加将使其难以实现长期稳定增长。从宏观层面看，非洲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地区大型经济体复苏将持续乏力，中小型经济体则因外汇储备短缺、外债压力高企和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面临更严峻的形势。通胀压力、贸易逆差和货币贬值形成的恶性循环还会在非洲继续，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推高非洲的进口成本，而非洲出口收入受全球需求下降影响持续收缩，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会使得国际对非援助预算缩减，私人资本也可能因风险上升而选择观望，进一步加剧非洲国家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问题。货币的贬值会进一步加大外币债务偿还的压力，而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的国家可能被迫压缩支出，使国内社会更加不稳定。综合来看，未来非洲经济将面临“低增长、高波动”的困境，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脆弱性交织，使得非洲国家短期政策调整空间极为有限。

当然，具体到不同的非洲国家或地区，其经济状况也会有不同表现。加入金砖国家机制的南非等地区大国，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印度等金砖成员国的贸易和货币合作，努力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北非地区的大型经济体正与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埃及为例，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2亿美元贷款到位^①以及埃及与阿布扎比发展控股公司达成一系列投资协议^②，埃

① IMF, “IMF Executive Board Completes the Fourth Review of the Extended Fund Facility Arrangement for Egypt, Approves the Request for an Arrangement Under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Facility, and Concludes the 2025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5/03/11/pr-2558-egypt-imf-completes-4th-rev-eff-arrangement-under-rsf-concl-2025-art-iv-consult>, 访问时间: 2025年9月1日。

② 《阿联酋用350亿美金拯救埃及》，阿中产业研究院，<https://www.aciep.net/blog/archives/2863>，访问时间: 2025年9月1日。

及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有望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或将减轻。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如能取得良好进展，减少甚至消除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也能对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此外部分中小型国家，如卢旺达和塞内加尔，若能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或依托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及东亚国家的替代性投资，也有望实现经济逆势增长。肯尼亚作为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支点国家也可能因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与地缘价值获得一定的经贸支持与投资，从而缓解部分外部冲击。刚果（金）和赞比亚等拥有钴、锂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国家可能尝试与特朗普政府继续谈判争取出口优惠，但受制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基调，谈判结果充满不确定性。

然而，局部的积极因素难以扭转非洲经济的整体颓势。特朗普 2.0 时代的单边主义政策将持续扰动全球秩序，非洲国家最终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困境，即在缺乏统一区域市场缓冲和健康稳定的国内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非洲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始终受制于外部环境和大国政策冲击。因此，尽管部分国家可能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获得喘息空间，但未来几年非洲经济仍将深受特朗普政策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 胡文远）

the U. S. and the practical need for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pursue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long term, the inadequacies of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s, along with emer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will drive both sides to further deepen cooperation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However, uncertainties stemm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along with potential disputes, are likely to affect the trajectory of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Australi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Navigating Through Uncertainty: Analysis and Outlook of Africa's Economy in Trump 2.0 Era

Li Xi

Abstract: At a time when the African economy is showing signs of a slow recovery, the policies such as "America First" and "Reciprocal Tariffs" under the return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irectly negatively impacted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certainty of these policies has exacerbate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mplifying external uncertainties for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within the African economy itself have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Internal structural vulnerabilities—such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persistent savings - foreign exchange "dual gaps", the failure to translate demographic dividends into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widening technological ga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interact with external risks, mak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cross African economie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is expected to slow further in the coming yea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deglobalization, the African economy is expected to experience a prolonged period of "lower growth and higher volatility" fo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frican Economy, Trump 2.0, Reciprocal Tariffs, Global Economy